

艱難的歷程

张日清



I251/108



艰难的历程

人民邮电出版社

艰 难 的 历 程

张日清 著

战士出版社出版

*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印张：4 $\frac{1}{2}$ 字数：75,000 字

1982 年10月第一版 1982 年10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书号：10185·22 定价：0.45元

前 言

四十七年前，主力红军撤出中央根据地之后，我奉陈毅同志和粤赣边特委的指示，带领一支几十人的游击队，在江西省龙南、全南、定南三县坚持了三年敌后游击战争。在同强敌周旋的艰难岁月里，大家紧抱一团，打不垮、苦不散，以英勇的气概和顽强的斗志，在当地人民群众的舍命援助下，走过了坎坷荆棘的道路，在枪林弹雨中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保存了革命的火种，使党和红军的旗帜牢牢插在“三南”的崇山峻岭间。最后，胜利出山，奔赴抗日战场，投入新的革命洪流。

每当想起这段艰苦而又传奇的斗争生活，那些当年牺牲在山岗上、丛林中的战友和人民群众的英雄形象，总使我这个幸存者陷入久久的缅怀之中。曾几次想把这段斗争经历追记出来，以作为对长眠九泉的战友们的悼念和对人民群众的报答。但由于年深日久，好多事情记忆不清，曾想找几位当年共同战斗的游击队员一起来完成这一工作。正着手进行准备的时候，十年内乱开始了，这个工作刚刚开头便中断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十分重视征集党史资料工作，成立了专门机构，召开了会议，发了文件，号召老战士积极撰写党史资料和革命回忆录。作为一个在红

军时期参加革命队伍的战士，我深感这是党中央在新的时期赋予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应当积极去完成。加之革命回忆录是对我们的后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形象材料，从培养、教育后代这个意义上，觉得年事已高的人应该努力尽自己的一份责任。这种想法，促使我下决心去完成自己的夙愿。

经过一段时间的回顾、调查和整理，写出这部文稿，但由于缺乏史料佐证，这里记述的只能是“三南”三年游击战争前前后后我还能记忆起来的一些斗争片断。读者如能从中体察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思想上有所受益，做为一名红军老战士，那将是我最大的欣慰。

目 录

一	初到油山·····	(1)
二	长岭分兵·····	(10)
三	向“三南”挺进·····	(19)
四	在青龙山腹地站住了脚·····	(35)
五	一九三六年的春节·····	(49)
六	靠人民，支援永不忘·····	(60)
七	心中燃烧着革命的烈焰·····	(73)
八	在“两广事变”的隙缝中发展·····	(86)
九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98)
十	胜利出山·····	(110)

一 初到油山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的主力被迫离开红都瑞金长征后，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留下了党中央分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办事处。项英同志任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委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同志任办事处主任。并留下了一部分红军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继续坚持根据地的斗争。

为了加强粤赣边的工作，中央分局和赣南省委决定，于十一月成立了粤赣边特委和信康赣雄军分区。任命长期在油山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的李乐天同志为特委书记、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杨尚奎同志任特委副书记。红军团长向湘林任军分区司令部参谋长。并从各部队抽调一些干部组成军分区领导机关。我原在红军学校任指导员，红军长征前调赣南军区，这次也分配到军分区司令部工作。

十二月初，特委和军分区领导机关，带着一支六百多人的部队，从于都附近出发，西进油山，要与一直在那里坚持斗争的部队汇集一处，巩固和发展游击根据地，以互相呼应的态势，配合中央根据地坚持长期的对敌斗争。

油山，是江西省信丰县和广东省南雄县之间的一片巍峨山区，重峦叠嶂，绵延百里。漫山遍野繁生着杂草树木、青翠竹林，丛山间星星点点地散布着许多山村圩镇。它是

中央根据地的边缘，是粤赣边的一个老游击区。

经过几天的连续行军，一个明月当空的夜晚，部队借着透过丛林洒落地上的月光，沿着弯弯曲曲的盘山小路，来到了桃江的王母渡口。只见江水象一条巨龙，翻腾咆哮着挡住了前进的道路。这里是距敌人据点较远的一个渡口，江面不宽，冬季水浅，但流速仍较湍急。平时这里有船摆渡，近些日子，国民党反动派为阻止红军过江进入粤赣边，将船只全部拉走了。没有船，我们只得徒涉过江。为了涉水时不被激流冲倒卷去，干部战士三人一组，五人一伙，将枪支弹药和衣物扛在肩上、顶在头上，手挽着手慢慢向对岸运动。涉至江心，水深齐胸，冰冷的江水象一支支穿心箭直往心里钻，不由人全身肌肉骤然紧缩，牙齿“咯咯”打颤。但谁也不吱一声冷，都默默地、坚毅地向着对岸拍浪而进。

上岸后又行了一程路，来到信丰县境。尖兵报告：“前面有敌人一个哨卡！”

敌哨卡设在两山之间的一条通道上，绕开它太费周折，只好打掉，扫清前进的障碍。先头部队接到命令后，没费多少气力，就干净利落地把它收拾了，五六个守卡子的国民党兵，连报信的也没跑出一个。

第三天清晨，旭日从东方冉冉升起，部队迎着朝霞，走进油山地区的一个村庄。群众见我们浩浩荡荡进了村，喜得不得了，拉着战士们问这问那，有的送米送柴，有的围拢来向我们打听主力红军的消息。一时间，整个山村热闹非常。

这种场面，在中央苏区可以说是司空见惯的，但油山游击区的人民对红军感情这么深，是我们一些初到这里的

同志所没想到的。经介绍，才知道油山地区是个有着光荣革命斗争史的老游击区。油山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有着长期的共同斗争经历，军民早已结下了深厚的鱼水情谊。

一九二五年，油山就有了我党的基层组织。

一九二六年秋冬和一九二七年春，共产党员曾昭秀、李乐天、郭一清、肖凤鸣等同志，在南康、信丰、南雄一带领导人民群众建立了工会、农民协会等群众团体，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一九二七年九月，朱德、陈毅同志率领着“八一”南昌起义的一部分部队到这里进行过短暂活动，十月份离开时，给当地赤卫队留下了一部分枪支弹药，给穷苦人民很大鼓舞。

一九二八年后，陈毅同志在这里工作过三年，组建了红二十二军。

一九三〇年三月，毛泽东、朱德、陈毅同志率领红四军转战油山地区，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攻克南康、信丰、大余等县城。所到之处，打土豪、分田地，革命斗争如火如荼。在大余县的一所中学里，毛泽东同志还亲自主持召开了几个县党的负责同志会议，分析了当时中国革命和赣南革命斗争的形势，研究了斗争方针，给粤赣边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陈毅同志还在信丰县的吉安会馆和犀牛万寿宫，先后开办了工农干部训练班，为开展油山地区的革命斗争培养了众多骨干。

一九三一年后，南康、信丰、南雄的革命武装，以油山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配合红军在赣南东河地区粉碎敌人“围剿”，起了积极作用。随后，游击队从油山发展到北

山、南山，并与崇义、上犹地区互相连接，成为中央苏区的南边门户。

我们到油山前，这里的基本群众刚刚送走长征经此路过的主力红军，还在想念着红军，盼望着亲人早日打回来，不少穷苦群众牵挂着李乐天同志。

李乐天同志在这一带群众中很有影响。他是南雄人，一九二八年领导了南雄暴动，随后长期坚持油山地区的斗争，从五十几人的游击队发展到五百多人的地方武装，分散在油山、北山、南山、信康等地打土豪、救穷人，秘密建立农民协会，发展党的组织。穷苦人把他看成是自己的主心骨，一段时间不见他来就很挂念。几个月前，李乐天同志到中央分局组建粤赣边特委和信康赣雄军分区，群众不晓得他哪里去了，有的猜他跟大部队走了，有的担心他出了问题。这天，竟然见他带着六七百人的红军部队回来，都喜出望外，高兴极了。

不几天，“红军回来了”、“红军大队人马到了油山”的消息，就象绽春的山风一样，在山里刮遍了。很快就传到了这一带的几个县城。

粤军军长余汉谋的指挥部就设在大余县城。这个广东军阀得到情报后，一时弄不清我们是路过还是长驻。当即命令在信丰、大余、南雄的三个师进入战备状态，严防红军攻城。同时调动部队进山，搜寻我们的行踪。

我们初来乍到，不宜与敌人硬碰，迅速转移到了北山。敌人没摸着我军底细，继续派兵追踪，但每天总是早出晚归，不象拉开架势与我作战的样子。敌人搞的什么鬼把戏？领导纳闷，机关猜测，谁也估摸不透。

经过多方侦察才弄清楚：由于赣南的信丰、南康、大

余、龙南、全南、定南等县，是蒋介石与广东军阀陈济棠你争我夺之地，其行政区划虽属江西，然政治、经济势力却在广东。这里的税收不缴江西而由陈济棠的一军军长余汉谋吞食。余汉谋同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作对，在不了解我们的行动部署以前，不想拿血本与红军拚，以免损伤其与蒋介石讨价还价的实力。尤其是不久前，我长征部队一批批路过这里西去，余汉谋捉摸不透，对于我们的到来很有点怵头，故其重兵不敢轻易离城，只是派出个把团的兵力驻扎在油山周围的圩镇，每天分几路进山，搜寻我们的行踪，研究我军行动的意图。

弄清了敌人的情况，大家都放心了。但是，如何采取积极斗争的方针，巩固和扩大游击根据地，配合中央苏区坚持长期的斗争？这个问题从上到下都不很明确。机关的干部以为特委和军分区的领导同志早有决策。哪知他们也是心中无数，而且思想认识统一不起来。

李乐天同志长期的军事斗争生活，主要是率领游击队打游击。他从多年在油山地区与敌人周旋的经验出发，想将部队化整为零，几百人分成若干个游击队，在油山、北山两地，利用良好的群众基础和复杂的地形，开展游击战争，以达长期坚持斗争之目的。

参谋长向湘林则另有一番想法。这个人是项英同志选定当参谋长的，是个王明左倾军事路线的忠实执行者。革命调子总是唱得很高。他认为，把部队分散开来打游击是躲躲藏藏，不是个积极的办法。他很相信项英同志对当时革命形势的看法和主张，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主力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并不标志着革命由高潮转入低潮。项英同志在中央苏区提出了“扩大红军、保卫苏区、等待

主力回头”的口号，继续与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向湘林在油山也把希望寄托在中央主力红军回头上，主张集中兵力与敌人刀枪相对地硬干，以扩大革命影响，随时准备迎接主力红军打回来。

这时，王明左倾军事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在部队中还是不小的，不少干部战士对向湘林的主张比较感兴趣，普遍乐意“轰轰烈烈”、“刀对刀，枪对枪”地同敌人干，不喜欢分散开来小打小敲；同时，绝大部分人一参军就在大部队，习惯野战，没打过游击，总担心分散了会被敌人一口一口吃掉；再加上部队成员又大多是江西兴国、瑞金一带的人，再就是福建人，在油山地区一不懂话，二不熟悉地形，大家觉得这也不利于分散行动。

李乐天同志在军事上很尊重向湘林的意见，一来他是参谋长，二来他过去指挥过一个团。自己虽有把部队分散活动的考虑，但这种想法多是出自个人的斗争经验，不是来自对形势的透彻认识，也就没有作为一个方针问题召开会议认真讨论研究。

形势也确实使人难以看得清楚。大家只知道中央主力红军从苏区转移到湖南去了，现在究竟在哪里？仗打得怎么样？什么时候可以打回来？都不得而知。当时我们很多同志想的都很乐观：中央主力红军到湖南后，一定打了不少胜仗，可能正在那里建立新的苏区，要不了多久就会打回来。做梦也没想到他们长征北上了。更没有水平看出中央主力红军撤出苏区，是撤退，是反“围剿”斗争的失败，而且标志着革命已由高潮转入了低潮。因此，根本不懂得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我们的策略应该由向敌人进攻转为积蓄力量，利用敌人的薄弱环节，坚持长期的敌后斗争。

部队仍然集中行动。司令部每天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拟定转移计划，整个部队与在中央苏区时一样，吹号集合，吹哨开饭，有板有眼地过日子。只要一听说敌军来了，就背起背包转移。每天多则四五十里，少则二十来里，被动地在油山与北山两地几十平方公里的崇山峻岭间转来转去，谁也不晓得这样转是为了什么。不过，余汉谋也没有对这支红军部队实行重兵“清剿”，我们没感到有多大压力。因而，也就没人觉得这样转法有什么不对。一天三餐饭，走路也不多，更没打什么仗。有的人觉得日子过得还蛮好。

光阴似箭，一晃两个多月过去了，我们六百多人的一支队伍，军事上没与敌人交过锋，政治上也没能好好地扎下根来开展群众工作。干部战士对这种无所作为的状况有点不满意了，互相议论着：“这样长此下去不行！”

眼看供给就要发生困难。两个多月来没打多少土豪，生活费用除从于都出发时中央分局发了一些钱外，相当一部分由原在油山的游击队从打土豪得来的款子中提供。由于县城、圩镇均在敌人手里，几百人的队伍在一起，拿着钱也难买到足够的粮食和蔬菜。

慢慢地，不少人长期坚持油山斗争的信心发生了动摇，窃窃私语一天天增多，开小差的也出现了。

一天，我同两名福建籍战士聊天，聊到来油山两个多月的情况时，两人很有点怕我向上反映，连忙打招呼：“老张，你可别向参谋长报告哇！”

大家都知道参谋长军阀残余严重，谁的不满情绪让他知道了可没好果子吃。轻的要挨一顿骂，重的不知道会受到什么惩罚。其实，部队的思想情况领导上都知道，有什么好反映的？所以我就不当一回事地对他们说：“大家聊

聊天，说说心里话这是正常的，你们放心吧！”

“说实话，我们不是怕苦怕死的人。现在上面下命令要和敌人拚刺刀，我们决不含糊，保证冲在前头。可是，老这样不明不白地打圈子是为什么？眼下这么混日子，哪里象个干革命的样子？……”他们毫不掩饰地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并且告诉我，前两天几个开小差的战士并不是回老家了，而是到中央苏区找别的红军部队去了；还向我表示他们也想去。

听到他们的心里话，我脑海里来回翻腾：刚从中央苏区来的时候，部队到处是欢声笑语，同志们对于到油山来打开局面，扩大游击根据地，真是满怀信心，怎么几个月的时间，也没受到什么挫折、损失，大家却变得不想在油山呆下去了呢？开小差的为什么不是回家而要跑回苏区找别的部队呢？想来想去，觉得不能认为战士对革命没有信心了，而只是对油山目前的斗争没有明确的方针、长期徘徊不前有意见，有急躁埋怨情绪。这种情绪固然不对，但从本质上看，还是出自对革命的责任感。只要目前这种局面有所转变，同志们会自觉地抱成团，坚定地在油山同敌人斗争下去的。

想到这里，我向这两个老乡做了些解释工作。其实，我也弄不清楚徘徊不前的局面将会怎么变化，也不知道给他们说什么好。只是说几句“不管怎么说也不能开小差，开小差到哪里去也不光彩”；“不要急，现在这种局面不会长久下去的，总会有办法解决的”等等无关痛痒的话。

回到机关，政治部的组织科长王赤同志又和我聊开了。我俩在中央苏区就要好，在一起无话不谈。他向我谈了一些战士不满现状，编顺口溜发牢骚的情况，我也把听到的

一些情况说了说。两人坐在一起来回的分析，深深感到问题严重。如果目前的斗争方针不有所改变，不打破这种徘徊不定的局面，这支深受中央分局重托并为油山群众期待的部队，将会不战自垮。聊到这里，两人相对久久凝视，谁也说不应该怎么办。只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希望这样的被动局面很快结束。不然，重新开辟油山加强粤赣边斗争，密切配合中央苏区坚持长期对敌斗争的任务，将有呼无应而难于完成。这不仅要犯严重错误，而且是有罪的。

每念及此，我的心里就象是压上了一块石头。

二 长岭分兵

正当我们在油山急切盼望改变被动局面的时候，中央苏区传来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整个苏区已经被敌人占领了，项英、陈毅等同志带着部队正向油山突围。

这个坏消息，起初我们不大相信。大家算了算，中央主力红军走后，留下的野战部队和省军区、军分区的一些独立团、独立营，加在一起大约有三四万人。这么多部队，怎么会在三个月中就把苏区全部丢给敌人了呢？同志们希望这个消息最好是敌人编造的谣言。

可是，这毕竟是事实。几天后，项英、陈毅同志化装成当地群众的模样，在地下交通引领下，来到了我们的宿营地。

这时，我们才知道中央苏区全部丢失的大概情况。原来主力红军撤出中央苏区后，项英同志思想上仍没摆脱王明左倾路线的羁绊，不同意陈毅同志关于革命已经由高潮转入低潮的分析，不采纳陈毅同志提出的主张，拒绝考虑随着变化了的形势而改变斗争方针。他指责陈毅同志提出的用分散打游击的办法，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度过即将到来的大风暴，待形势转变对我有利时，再集中起来大干的主张是“右倾”保守，在部队和群众中错误地大力宣传“创造新的师、新的军团”，“准备配合主力红军进行反攻”，

“恢复苏区”。他强行调整队伍，把一些县、区的武装人员也集中起来，编入独立团，和敌人樊松甫、李延年两个纵队硬拚。结果，由于敌我众寡悬殊，除十一月中旬拚老命在瑞金的湾塘岗吃掉敌人约半个旅外，战斗连连失利，部队节节败退。

到了一九三五年二月初，中央分局、赣南省委的机关和一些部队，总共四五百人被敌人包围在狭小的仁凤山区，陷入了困境。

在危急关头，他们收到了党中央在遵义会议后发来的电报。说前一段的军事路线错了，现在由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红军了。指示中央分局组织部队打游击。这时，项英同志才接受陈毅同志的意见，部署部队开展游击战争。可是，为时已晚，扭转败局来不及了。根据地已被敌人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各地方武装已被敌人包围，中央分局、赣南省委的这大大头，在仁凤山区眼看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怎么办呢？

“别无它法，只有突围！”陈毅同志坚定地对项英同志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突出去打游击。

二月下旬，部队分五路突围。先向闽西、闽南、湘南三路突围，情况大为不妙。除少数人冲出去外，大部分被敌人打垮了。中央分局和赣南省委机关这两路共一千七百余人，最后选定了向油山突围。中央分局这一路在突围中被敌人打散了，项英、陈毅同志经过千辛万苦的辗转才秘密来到了油山。赣南省委的一路，在项英、陈毅同志到油山后的第三天，省军区司令员蔡会文、省少共书记陈丕显等同志带着打剩下的部队也来了。

然而，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这次突围损失惨重。中央